

人心所未想到的轉變

呂志文

「呂神父，主教在你頭上覆手時，你有什麼感覺？成爲神父後，感到有什麼轉變呢？」二零零七年七月七日，晉鐸慶典完畢後，有一位青年前來向我祝賀時這樣問我。當時因爲還有很多朋友上前致賀，所以我只笑着簡單回答那位青年：「你試試便知！」轉眼間，我晉鐸將近三年，藉此機會，我向各位分享我回應聖召的心路歷程。

這條心路是漫長的，經歷了生命不同幅度的轉變。任重道遠的使命使人生充滿挑戰，在重重的考驗中，天主總在我面前領路，轉化我成爲更愛祂的人，讓我深深體會到「天主爲愛祂的人所準備的，是眼所未見，耳所未聞，人心所未想到的。」（格前 2:9）

從教友到修生

我剛剛出生，便由父母安排領洗。我在公教家庭中成長，在天主教中、小學裡受教育，幸運地成爲天主羊棧中的羊。中四那年，我會考修讀聖經科，也多了讀聖經。有一次，讀到福音中「富貴少年」的故事，我想：「這少年人怎麼搞的？竟然拒絕耶穌的邀請。嘿，若是我，我必定立刻跟隨！」天父必定是聆聽了我這句心底話，因爲不久後，我就有當神父的念頭，揭開了回應天主召叫的序幕。

我遇上懷疑的事，往往先探求真相，才作決定。我要怎樣回應「聖召」呢？是否每天參與彌撒便足夠？終於，有一天彌撒過後，我向神父詢問司鐸的職責。神父像猜到我未準備好，沒有立即回答我，只吩咐我回家祈禱，一個星期後再去找他。「怎麼搞的？」我不太明白神父的指示，但我也照做祈禱。然而，一星期後，我並沒有

回去找神父，因為自己膽小，那股勇氣已消失了。不消數天，我便把聖召一事拋諸腦後，繼續努力應付會考。我對天主呼喚的回應是如此乏力，但祂包容了我，並讓聖召的種子留在我心深處。

聖召種子在那深處埋藏了十年之久。在這十年，天父仍慷慨地眷顧和保守我，我留學美國，畢業後回港，覓得一份好工作。這些年來，即使我不灌溉和不施肥，聖召種子也沒有死掉，反而不時蠢蠢欲動，抓緊萌芽的時機，提醒我去尋找天主，回應祂的愛。大學畢業那年，我乘飛機由芝加哥前往洛杉磯旅遊，途中遇上航機意外。飛機被雷擊中，機倉機件閃出火光。那一刻，我真的以為死定了。在這電光火石間，我除了記掛家人及朋友外，也突然醒覺並反問自己：「難道這就是我的一生？我曾說過要當神父來跟隨耶穌，但我始終沒有認真找尋。此刻要面對天主了，我怎麼辦？」我開始祈禱，天主不但沒有責怪我，祂更安慰我，令我明白死亡並不可怕，因為天主自會照料。我體會到即使在人生的可能盡頭，我仍是要追尋天主完美的愛，我為何不及早回應祂的召叫呢？

九八年十月，我終於按捺不住這份愛的呼喚，於是約見神父辦別。起初，我沒有信心，自覺什麼都不會，擔當不起。但當我積極回應召叫之際，天主與我同行的事實就越見明顯。天主透過不同的人和事與我同行，有些經驗更令我嘖嘖稱奇。在神師的循循善誘下，我明白天主早已是我生活的一部分。在九九年八月，我終於鼓起勇氣在家人的陪同下進入修院。

從電腦到人心

我大學畢業後，曾在航空公司的資訊科技部擔任程式分析工作。編寫電腦程式是一項很有滿足感的工作，因為我可以從零開始創作，逐步指示電腦如何執行命令。當我看到電腦從心所欲地運作

時，我能即時獲得成功感。初進修院的時候，曾有一位神父笑說：「現在你不要再改造電腦了，要開始改造人腦啊！」現在細味這番說話，覺得真的挺有意思。

回應了天主的召叫，我首先要「改造」的便是自己的腦袋，要放下一些舊有的思想模式，換上切合天主召叫的思維。我從中四開始，學習的事物都是以理科為主，例如數學、化學、生物學、物理學等。上大學後，我選修的是電腦科學，一如其他實證科學般，具黑白分明、可驗證的特點——使用者只要輸入正確的程式，它必定合邏輯地運作，從而達到使用者的目標。但當我在修院讀哲學時，便發現哲學不但也重視邏輯性，而且同時要考慮很多抽象的概念，這與實證科學截然不同，因此我需要重新學習來適應這改變。

此外，一些謬誤的俗世價值觀，如功利主義、個人主義等往往會扭曲人的思想，我也沒有例外。在修院的第一年，我曾問神師：「修生與其在修院生活這麼多年，怎不如一邊在堂區服務，一邊學習神、哲學呢？這不是更有效率，更符合今天社會的步伐嗎？」神師回答說：「修院的安排是希望修生能有空間先認清自己及天主，並建立穩固的信德基礎，從而能與主建立恆久的關係，讓服務的心火能綿延不絕。若只因一時興起服務堂區，可能很快便把這心火燃燒殆盡，意興闌珊地離去……」不錯，踏上修道的路，容我有更多空間去細閱天主的聖言，反省自己的生活及自己與天主的關係，慢慢重塑自己的思維。我希望當一個像史提芬神父（Fr. Stephen J. Rossetti）所說的稱職神父。他說神父應是一個祈禱的人、一個共融的人、一

¹ 這裡是指普遍社會所談及的急功近利的功利主義，有別於倫理學的功利主義學說：「任何行為，如果其趨向是增長有關人士的快樂，這個行為就應該被讚許；如果其趨向於減少有關人士的快樂，這行為就應該被譴責。」

個被召叫去關愛的人及一個喜樂的人²。這真的是談何容易呢！相信要窮一生的堅持，藉着天主的體恤與恩寵，才能超越人性的軟弱，肖似永恆的大司祭基督。難怪有一位神父曾說過：「我真的要回歸父家，在天主面前，才能判別自己是不是一位好神父啊！」

我在修院的日子，領悟到作為一個司鐸，不單要改變自己的思維，也要藉着福音的宣講及自己的生活，在人們心中產生潛移默化的效果，振興聖德之神，改變他們的思維，好能一起邁向天父的懷抱。要做到這一點，相信要先具備同感心，就好像毛禮西神父（Fr. Robert Morrissey）所說的：「要意識到每個人都是一個特別的個體。人們有時有特別的掙扎，如果你夠敏感，如果你知道怎樣與人溝通的話——你可以透過他們這些掙扎接觸他們，幫助他們，讓他們感受到天主的臨在。」³相比起來，電腦程式分析員利用程式去改造電腦，較諸司鐸改變自己的思維或以生命影響生命，是要來得輕鬆簡單。

從執事到神父

在晉鐸慶典中，主教在我頭上覆手，當領受這份大恩時，我怎能不感動呢？但繁湊的禮儀和酬酢，使我當天未暇靜下來去感受司鐸身份帶來的轉變。直到首祭當天，當麵餅在我的手中轉化成為基督的身體時，我才意識到自己正式成為一個司祭，並深切地體會到耶穌的謙卑——祂為着祂所愛的人們，甘願透過我這個無名小卒的手，臨在於麵餅、葡萄酒當中。為我而言，這真是上主的一份恩賜，我的一大榮幸。

2 Rossetti, Stephen J., *The Joy of Priesthood*, Ave Maria Press, Notre Dame, Indiana, 2005.

3 Salsini, Paul 編，香港公教真理學會譯，《他們聽到了司鐸的召喚》，香港公教真理學會，香港，1983。

往後的短短兩年，透過施行聖事及與教友同行，我更能瞭解這份職務具有互動的多元性，對我或其他兄弟姊妹也產生微妙的正面影響。當教友前來辦告解的時候，我很多時都會重新發現自我，令我獲益良多。聽完兄弟姊妹的告罪，我會發現他們在天主前的謙卑及獲罪赦所帶來的釋放。當我主持婚禮的時候，眼見新人在天主的祝福下締結婚約，心中也不期然地喚起一份莫名的喜悅。當我為病人傅油時，往往會察覺人的有限及信德對病苦者的重要性。在這無助的時候，天主透過我將祂的平安及祝福帶給病者及其家人，讓他們有力量及希望去面對挑戰。這是醫護人員不能施予的寶貴治療。在舉行殯葬禮時，我能為亡者祈禱並安慰其哀痛的親屬，令我得到更大的欣慰！我與慕道者同行並在逾越慶典當中為他們施洗，不但令我憶起尋獲福音喜訊時的喜樂，亦令我重溫成為天主子女時所獲得的釋放和平安。司鐸職務帶來積極的人生訊息，不是從前電腦工作的我所能獲得的。因為這份聖召，我才能在這裡有幸與大家分享這些喜悅。

此外，不少非教友對神父有一份特別的信任和尊敬。我曾多次在不同的場合上，如在乘搭公共交通工具、探訪醫院、聚會等，遇到一些非教友。當他們知道我是神父的時候，他們都自然地敞開心扉，樂意與我表白他們的痛苦、困難、軟弱等。我會自問為何他們這麼信任我呢？其實他們並不是信任我，而是信任神父這角色，相信這是天主所揀選的人，因此值得信賴和依靠。我相信這是和昔日神長們所建立神父的良好親和芳表有關。一位神父曾說過：「從生活表現信仰的人，不是藉着他的語言，而是藉着他的行動把他的信仰顯示給人。這樣人們就會有反應——當你到醫院或他們家裡去探訪他們時，當你走出去找他們時，他們就會對你有反應。司鐸不但能給予人各種服務，他能更深入地與人的生活發生聯繫。」

從香港到羅馬

我另一個意想不到的轉變，當然是現正經歷，在羅馬深造的階段。零八年我從香港赴笈往羅馬，是一個夾雜着喜悅、傷感和憂慮的旅程。喜悅的是能獲此良機到羅馬進一步認識普世教會及信仰；傷感的是要與家人、堂區的兄弟姊妹及一眾青年暫別；憂慮的是不善辭令的我要在短期內學習一種新的語言，然後用它來學習倫理神學。幸好藉着天主的恩寵、眾兄弟姊妹的代禱及幫忙，讓我不斷逐步完成課程。

結語

天主為我帶來的改變是我從沒想過的。祂領我走出每天對着電腦幹活的狹隘、冰冷世界，讓我有更多機會去接觸祂、認識祂並參與祂的救世工程。祂擴闊了我的視野，讓我認識到科學以外的真境界，學習到比科學更宏觀的人生哲理及神學。祂賦予我特殊的聖寵，分享了神聖的職務。祂扶助我跨越自己的恐懼，跳出自己的框框，誘發我的潛能，使我把以為不可能的化作可能。

曾遇過不少感受過司鐸聖召的兄弟們，他們往往沒有信心去回應，例如害怕自己不夠神聖、害怕獨身、害怕不能勝任等。從某個角度看，適當的擔憂是好的，因為這份顧慮會讓你更依賴天主，更能看到天主所為你準備的。試問若我們已十拿九穩，我們還會記得依靠天主嗎？

我們不要忘記司鐸是一種神聖的的使命，有別於一種職業。職業是自己可以選擇的事，司鐸的使命卻受自一位至高的派遣者——永恆的大司祭耶穌基督。祂委派我們這些分施了祂恩寵的僕人，履行我們所接受的職務，使教會團結一致，以奉獻的精神，繼續祂的

救世工程⁴。這是無上的光榮，我們怎可能不積極回應呢？回應司鐸聖召、跟隨耶穌，不是要做自己的事，而是要回應天父的召叫，與教宗、主教及其他司鐸共融在一起，回應世間的真正而長久的需要，使天國臨現人間。

只要我們願意細聽上主的聲音，他必會帶領我們走過陰深的幽谷，為我們揀選一條最適合的道路，轉化我們，讓我們擁有更豐盛的生命。耶穌說過：「我認識我的羊」，祂比我們更認識自己。況且若是做天主的事，天主那會不早有準備，賜予我們足夠的恩寵來讓事情圓滿呢？

4 參香港教區禮儀會，授予司鐸聖秩禮儀集繕經，香港教區禮儀會，香港，2007。